

回梦忆斯人

——三毛与舟山的缘分

阎受勤

清明前夕，普陀的书法家倪竹青挥毫作联，隔岸祭奠三毛，以慰藉她的在天之灵：

举世奔走天涯，情怀侠义，声誉永留人世；一生驰骋艺台，彩笔珠玑，文名长驻寰宇。

三毛与倪竹青情逾骨肉，三毛生前曾称倪竹青是“大陆最亲爱的人”。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三毛因子宫内腺瘤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医生即为她做了小手术，判断病症，结果属一般疾病，告知三毛无碍，并决定五日出院。孰料，三毛竟于四日凌晨自缢，一切发生得太意外，让人茫然。海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她走得决绝，未留下片言只语，然而，事实上，三毛在台北荣民医院给倪竹青写了绝笔信。此信发于一月二日二十三日。信中透露着三毛生活中的辛酸，她想撒手离去，又感到依依不舍，“无法再工作了，真想哭出来。”末了又写：“寿衣想来很好看，我倒是也想去做几件放着……我没有信来，表示在休息。”讯息透露得分清楚。

当倪竹青在沈家门收到此信，三毛已撒手西去，留给倪先生的是无限悲哀。翻检三毛写来的厚厚一沓信件：“在大陆，我最想念的人是您。”“故乡的亲人就算倪叔叔您了！”“现在对青叔有两种感情，一是家族关系……另一是书画知己……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相思之味十分复杂……”这些三毛写下的句子，现在正好用来形容倪老先生思念三毛的心境。

有人会有疑问，三毛姓陈，与倪竹青一家无任何血缘关系，为啥三毛口口声声地称倪竹青是自己的叔父呢？

多年前，三毛父亲陈嗣庆在祖籍舟山定海小沙买了倪家的一套房子，陈家和倪家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三毛的父亲和伯父在南京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生意兴隆，便邀请刚从舟山中学毕业的倪竹青去做助理。就在那一年，三毛认识了倪竹青。当时，三毛叫“陈懋平”，“懋平”与“毛羽”谐音，太难听，三毛便把“懋”字去掉，改为“陈平”。

在南京，倪竹青与三毛家朝夕相处，成了一家人。

历史的风雨把三毛一家



三毛全集 19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三毛的书信札与私相簿
阎受勤著 徐亦田作序

深厚的感情，更是动人！

尔后，书信往来填补着海峡之沟，情谊也与日俱增。“昨日喜接青叔来信真是喜极，当时我下楼开信箱是为了去买一张报纸，结果将叔叔信带到街上边走边看，又得躲汽车，看了第一遍来信后，忘了上街是为了什么，又回家中来了……心中的喜悦，真有‘家书抵万金’之感。”

乡思难耐！三毛产生了到故乡“寻根”的念头。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三毛一踏上故土舟山鸭蛋山码头，便被欢迎的人群围住了。这里，除了三毛的亲友，更多的是三毛迷们。三毛急了：“倪竹青叔叔在哪里呢？”众人恍然大悟，被挤在后头的倪竹青拥了上去。三毛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哭起来：“嘴，终于回到

了故乡，实现了‘寻根’夙愿。悲喜交集，似在梦中，好像这不是真的！”

三毛来到沈家门的倪家。她看到书房壁上挂满了字画，一见钟情。倪竹青见侄女这般钟爱他的书画，喜不自胜，慷慨地悉数赠贖。

倪竹青虽年逾古稀，书法依然雄健，且精于山水画，是舟山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三毛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清雅端正，不失潇洒……古人之书法，可称‘前无古人’，但不见得‘后无来者’，叔叔就是来者。”

三毛到了台北，还一个人在灯下细细地看青叔的书画：“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狂喜的激越仍似大浪，竹青叔叔，这是一股大浪，拍洒在高崖上，卷起千堆雪啊！”

三毛还把倪竹青的一幅墨竹图发表在台湾的《明道文艺》上。

三毛对青叔书画的青睐，与她独特的审美观分不开。倪竹青书画隽永清丽，无半点矫揉造作。三毛追求的就是艺术的真诚，鄙视虚假的做作，她批评某些名流“没了那份‘真性情’，怀着待价而沽的心态去作画……”

三毛回台湾时，还带去了倪家一

只古色古香的箱子。她视若珍宝，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还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倪竹青，背面写着：“青叔老箱，伴我日常生活。”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三毛与倪竹青依依惜别后，仍在日日夜夜地想念故乡。她感到与青叔交谈太少了。四十年阔别，一次相聚，一朝一夕，岂能吐尽万般情思？

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三毛再次返大陆，一进上海锦江宾馆，便给青叔发信：“我于十月十一日抵达杭州。十月十四日必须返台，我很想请求叔叔住同一旅舍……”她又托张乐平的儿子给倪竹青拍了电报，渴望再见青叔。倪竹青见到信和电报，随即与老伴赶往杭州花家山宾馆。一年分别，好似又是一个四十年；三毛推掉一切应酬，与叔叔同住在一个房间诉说心底的思念，又同游西湖，合影留念。整整三天，他们同吃同住同游，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十四日早晨，三毛不忍心吵醒叔叔，去宽桥机场前不声不响地留条：“匆匆相聚，又是别离，这次能够再见，已属人生极大幸福……辛苦了叔叔舟车劳顿，心里实在不忍。”

她在信约定道：“明年一定再来，与好友同来与叔叔同游。”

谁能想到，不出三个月——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她竟悄悄地走了，而且永远不回来了。

初闻噩耗，倪竹青木然了，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昨天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杀身亡……他与老伴情不自禁地抱头痛哭起来。

“回梦忆斯人，惜君早逝，情谊至今犹在怀。”年年忌日，倪竹青望着茫茫的海天，隔岸凭吊，思绪万千。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位侄女，他怎能不痛心呢？

三毛重情重义，临终时还惦记着倪竹青托她办的事，那封绝笔信背面右角写着：“叔嘱我去查的出版社去查，这一阵太忙，没有去弄。”

倪竹青看着三毛的绝笔信，泪如泉涌，三毛啊！不管你在何处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你的音容笑貌永远在青叔梦中啊……

野樵

平原上，农家小院、农家仓囤、农家盆罐总是装不下一个完整的秋天。秋天走进农家的时候，没忘记将一部分礼物留给秋收后的田野，而农民却不甘心让秋天的果实烂在土地里，于是让孩子们去拾秋。拾秋，说白了，就是拾起秋天的遗物。

拾棉花

秋天的大平原，一片一片的棉田汇成了白茫茫的雪海。那时的生产队没有采棉机，全靠妇女们的两只手摘棉花，一朵一朵地将棉花装进腰间的包袱里。

妇女们从田野里搬来一座座雪山。忙碌的日子过去了，棉田里空旷沉寂，遗漏的棉朵零零散散地挂在棉枝上，还有咧着嘴的棉桃，静静地风中微笑。

拾秋

乔秀清

姐姐把包袱系在我腰间，带我到田间拾棉花。清晨的露珠在棉桃上闪烁，太阳藏在露珠里酣睡，而我，一个农家的孩子，像女娲补天一样，在大平原上拾起一个完整的秋天。

乡村长大的孩子，懂得身上穿的衣服是棉花纺成线、织成布做成的，一针一线地绣成大平原秋天的风景。

知道吗，我是个拾过棉花的孩子。

拾花生

姐姐和我各自拎着一个竹篮，手里拿着一把短柄小锄，到地里拾花生。

我俩用小锄刨着松软的土地，偶尔发现一颗花生，真像捡到宝贝似的，心里一阵惊喜。

那遗落在地里的花生，仿佛是夜空稀疏的星星，把星星拾回家，就能把农家的小日子照亮。

当我提着装满花生的竹篮回到家，夕阳西下，天幕上的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母亲望着我拾的花生说，孩子，娘知道拾花生不容易，就像到天上摘星星。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我是拾过花生的孩子，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还有什么事情能把我难住吗？

拾红薯

秋收之后，我背上筐，提上锹，到地里拾红薯。

刨过的红薯地，凸凹不平，红薯秧散落满地，农民不把红薯秧看作好东西，而现在的城里人将其视为佳肴。

那时的我小小年纪，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想用铁锹把地球翻个稀巴烂，将埋在地里的红薯统统翻出来，带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

母亲没文化，但她比有文化的人还明白。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家里只要有红薯，宁可饿肚子，即使是要命的寒冬，吃饱了红薯，也能扛过去。

我是拾过红薯的农家子弟，言谈话语始终带着山药蛋的味道，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乡村孩子的本性没有改变。

隔三差五，我就会让爱人买几块红薯，为了回味早已逝去的岁月。

乡村情感

在鹤鸣喝茶

何曾

喝茶是四川人不可缺少的娱乐消遣节目，作为一个四川人，我自然也喜欢喝茶。在成都，无论是人民公园、浣花溪公园、望江楼公园，还是文殊坊、顺兴老茶馆，再远一点的彭镇老茶馆，我都去喝过茶。这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在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喝茶。

鹤鸣茶社是成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茶馆之一，始建于一九二三年，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了。鹤鸣茶社的茶盖上就印有“百年鹤鸣”的字样，让人能充分感受到享誉盛名的鹤鸣茶社百年间的风云历史。百年鹤鸣既记录了成都茶文化的繁荣历史，也见证了巴蜀大地的历史风云变幻。

走入具有悠久历史的人民公园，你自然会遇见鹤鸣茶社。一入鹤鸣的老牌坊，便看见近百张桌几几乎满满的人，到这里喝茶，早已成为爱茶人的首选，无论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都喜欢来这里，感受浓郁的四川茶文化。原汁原味的鹤鸣茶社，还是保留着中式老竹藤椅子、青花瓷盖碗茶杯、老虎灶、长嘴老茶壶，让人体会着最质朴的茶文化和悠闲惬意的生活。

当你还在四处张望寻找茶座时，堂信早已为你找到一处空茶座，将你引领坐下，然后将盖碗茶摆放在你面前，打开茶盖，用那把长嘴老茶壶将沸水准确地送到你的茶碗中，茶叶在沸水中翻滚跳跃，不一会儿，茶香四溢，让人心醉。你将盖碗茶拿在手中，一吹一闻间，一拨一

抿中，啜一小口儿茶，那喝茶的感觉仿佛就是在品味人生，别有一番滋味。

在鹤鸣茶社，不光有茶，茶艺表演、评书、川戏、猴戏、掏耳朵、摆龙门阵、作画，节目丰富，让你充分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或许，在鹤鸣，喝茶只是闲事，来享受生活、与朋友交流才是喝茶的主题节目。

现在四川的茶坊越开越多，装修越来越高档。而像鹤鸣茶社这样还保留着巴蜀茶文化地方特色的越来越少。我喜欢到鹤鸣，除了它的历史，更多的就是它原汁原味的茶文化。近百年了，鹤鸣依然用的是三件头的青花瓷盖碗儿、茶碗、茶盖，让人一看就有怀旧感，喝着盖碗茶，仿佛穿越了历史百年的时光，将鹤鸣茶社百年间的风云历史体会得淋漓尽致。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一杯小小的盖碗儿就将天地人聚齐了，也就成了天地人合。那茶盖使用还有讲究，茶盖朝下靠茶船是招呼堂信添水；茶盖上放一个小东西表示我暂时离开，莫收盖碗；茶盖立起放茶碗旁，老茶客要赔账；茶盖朝上放进茶碗是通知可以收茶碗了。

现在的鹤鸣，还保留着堂信冲泡盖碗茶的茶艺，茶水自然也是用老虎灶烧出来的，随着流行音乐的响起，堂信在茶社内如流星般转走，拿起碗儿、提长嘴茶壶，向盖碗内掺水，决不会溅出碗外。有时还表演点高难度的如龙行十八式、凤舞十八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这样的精

彩茶艺，看着这样的表演，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艺术欣赏和享受。也就在这一拿、一提、一掺中将四川茶文化的的神奇魅力，放进了茶客们的心中，让人深深怀念着巴蜀大地的历史变幻。

在鹤鸣，不论你与同桌的茶客熟悉不熟悉、认识不认识，只要同坐一起喝茶，无论是世界大势、国家发展，还是民间趣事、家长里短，都可一起摆谈，摆龙门阵也是四川的文化。这样喝茶，自然也就成了享受生活，悠闲惬意的生活是如此美好。

坐在鹤鸣的老梧桐树下，泡上一杯碧潭飘雪，望着湖边，我自然想起了古代的品茶人，纶巾白衣，吟诗诵歌，一个个品茶之人，在草庐、湖中、山间，泡上一杯杯美茶，或居船上，或去山间，享受闲暇生活。白居易用融雪煎香茗，刘禹锡更是诗情茶助爽，悠然自得。苏东坡“雪乳已翻煎处鼎，松风忽作泻时声”，范仲淹“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去烦咏志。

在物欲横流、心志浮躁的世界，呼几位好友来鹤鸣茶社，泡几杯美茶，忘却世间琐事，静下心来，享受茶的芳香与清丽，就如同品味山间水边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只为一种快乐，只要一份自由，舒心悦快，从容淡定，对人来说真是难得的享受。我们的生活就弥漫在老成都味道的悠悠茶香中。

心香一瓣

我有一个心愿：写一写我那平凡而又无私的母亲，诉一诉她那无声而又无私的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生都在为别人活着。每日清晨，第一个起床的是她；每天深夜，最后一个躺下的也是她。临睡前查看煤炉是否封好的是她，出门时检查门窗是否关紧的也是她。冬天为全家人灌热水袋的是她，夏天为孩子们摇凉扇的还是她。一段时间父亲挨整被停发工资，全家每月的全部收入就是母亲拿了十几年的二十九元学徒工资，既养父亲山东老家，还得寄给母亲娘家，我简直不知道母亲是怎样省吃俭用把我们姐妹俩拉扯大的！

听父亲说，困难时期由于母亲特殊的工作岗位常常能带回一些点心渣子，她总是让父亲先吃，再让姐姐吃，等轮到她自己时，就只能舔一舔包点心渣子的纸了。生我们姐妹俩时，由于家里穷，她没吃过一只鸡。姥姥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偷偷从农村带回一只鸡来，也由于离母亲生产还有一段时间，让父亲把杀好的鸡硬是给剁坏了。两次生产，母亲都是大出血，营养跟不上，从此留下了贫血、浮肿的病根儿。后来，生活好了，我和姐姐寄钱回家，让母亲换台洗衣机，可冬去春来，父亲和孩子的衣服她还是件件亲自洗。母亲得了糖尿病之后，对她打击很大，我和姐姐要为她请个保姆，她说：“我现在还能干得动，人不动会老得更快，你们挣钱不容易，万一哪天你们干不下去了，回家来妈还能养着你们。”就这样，母亲把两个女儿寄给她的钱和她自己省下的钱都攒起来，准备在儿女困难的时候派上用场。

有一年夏天我从外地回家探望，一进门就看见母亲正一边为外孙女摇着扇子，一边戴着老花镜一本正经地检查孩子的作业，用不太标准的陕西普通话纠正着孩子的读音。每次探亲回家，我总能看到母亲久久伫立在寒风中等我归来的身影，看着皱纹爬上她的额头，岁月的沧桑在她的脸上留下刻痕，摸着她伸过来抢行车的冰凉的双手，我不禁心头一阵发酸，眼里一阵发热，这就是我的母亲！几十年来，她默默地支撑起我们这个三代之家，无怨无悔地为她所爱的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送走了老人，伺候着父亲，带大我们姐妹俩，现在又心甘情愿地撑着病体替女儿继续尽一个母亲的责任。望着母亲，我的眼前幻化出一头只图耕耘、不图回报的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心里装着整个家，却唯独没有她自己——这就是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她硬是一边放羊一边趴在学堂窗外听老师讲课，就是丢了羊也不愿落下一节课。长大后，继父不许她从事什么工作，从演戏到车工，从教学到化装，都靠着一股拼劲，从头学起，干出了别人意想不到的成绩。特别是那一年干车工负伤后，她调到文艺单位带学生，以自己惯有的奉献精神特有的个人魅力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热爱，孩子们人前称她“老师”，背后都亲昵地叫她“妈妈”。母亲告诉我：她文化不高，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她吃了没文化的亏，就一定要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来。她用了一个母亲无畏和无私的脊梁，支撑起我们这个三代之家，教会了我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望着母亲，我的眼前幻化出一架从来不知疲倦的“永动机”。面对多灾多难的命运，从不低下高贵的头；面对接踵而至的暗礁险滩，从不停止前进的脚步——这就是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生都在准备为我们遮风挡雨。大学毕业分配时，成绩出色的我被后门关系挤到了一个偏远中学，为了照顾多病的父亲，我重新联系了一所附近的中学。当得知分配名额已满时，母亲告诉我：妈妈没有后门，没有关系，但我认为靠你自己的努力和真才实学是会感动上帝的。此后，母亲每天陪着我到校长办公室“上班”，挽起袖子，抹桌扫地，端茶递烟。试教前，她站在门口紧张地为我打气，我终于如愿以偿。“文革”中，父亲受整，姐姐常被一帮造反派的红卫兵欺辱，人高马大的母亲得知后，竟像天神般突然出现在那群胡作非为的红卫兵面前，以她从事文艺工作后所学的武功，三下两下就制服了对方，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他们找到老师和校长跟前，不讨公道决不罢休，从此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欺负姐姐了。每每

致我不再年轻的母亲

尹虹



忆起这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往事，我的眼前总幻化出一柄钢筋铁骨的巨伞。风和日丽时，默默地倚在墙脚，一旦暴风雨来临，便义无反顾地撑开身躯，去为我们遮风挡雨——这就是母亲！

母爱无疆，而我真正读懂这种无私而深厚的爱，还是当我自己做了母亲的时候。那一年，我由于难产三天三夜不能排尿，是母亲赶到病房中的男人为我导尿，为我擦拭恶露未尽的血迹。那一瞬，平日苛刻严厉的母亲不存在了，我的心头只有一句频频响起：妈妈，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您。只有母亲才不会计较孩子因为不懂事所犯下的过错。我为自己小时候嫌母亲大嗓门竟不愿在别人面前认母亲感到羞愧；我为自己小时候偷吃糖果遭母亲打骂而记恨母亲感到心存歉意；我为自己常常因任性而顶撞母亲感到无地自容；我为自己多年来只顾事业拼搏，很少照顾她老人家以致她病魔缠身而深深地愧疚……

近年来，由于糖尿病并发症的影响，母亲多次摔伤，病床上躺了两年，下床后她再也不能忙前忙后地干家务，更多地需要别人的照顾。两个女儿不在身旁，不善于使用手机的母亲学会了用视频通话寄托思念之情，视频中的母亲面庞憔悴，神色黯淡，却还在极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孤寂。隔了半年没见母亲，回家探望她老人家时，我竟吓了一跳，人高马大的母亲足足矮了我一头，缩成一个小小老太太，再也没有昔日名角“梁秋燕”的风采，更无往日风风火火的强势。她佝偻着背，用摔伤后抬不起来的胳膊颤颤巍巍地为我煮起来我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饺子，端上来的饺子由于火大，皮儿破了馅儿漏了，我混着泪水吃到嘴里不知滋味，却连说好吃，心中五味杂陈，更不敢抬眼望母亲。

母亲年岁大了，我回家的次数也更多了。离别时，我会走过去去抱抱她，可她却躲起来不愿与我告别。听女儿讲，每次她都会在自己的房间抹半天泪，一连几天吃不下饭。

母亲啊！我再也不能因为是您女儿就滥用您的宽容，我要把您对您的爱，把天下所有女儿对母亲的爱献给您——我的已经不再年轻、两鬓斑白的母亲！

生命之悟